

## 【学界往事】

□吕家乡

吕荧先生(1915-1969)于1950年5月由大连来青岛,接替王统照先生(当时即将调任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)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。那时我在大学一年级。王统照先生预先多次向我们介绍:吕荧先生是从台湾奔赴解放区的革命人士,是“新”的文艺批评家、俄苏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。我到图书馆去,果然查到了他的好几本论著和译著。我是不爱读论文的,可是翻开他写于抗战期间的长篇论文《人的花朵——艾青田间合论》,却被他那精辟的艺术分析和深刻的理论概括吸引住了。又听说他和夫人由恋爱而结婚,又因感情不合分手;后来偶然在长江轮渡上邂逅,重归于好,不久又分手。如此浪漫的故事主角自然让我好奇,于是天天盼他来。可是欢迎会上,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不佳:面黄肌瘦,一眼看出是个肺病秧子;时已初夏,却穿得相当厚;虽不过三十多岁,却显得暮气沉沉,看不出一点浪漫和潇洒。

想不到他工作起来竟那样精力饱满,担任系主任之外,同时主讲两门课:给一、二年级开文艺学,给三、四年级开俄苏文学史。这两门课当时都无章可循,要现编讲义,够忙活的。另外,他还不断有论文在报刊发表。到任不久,还指导同学们成立了一个“新文学研究会”,以便推动课外的文艺习作和钻研。他讲授的文艺学不但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,又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给予评点阐发,启人思考又引人入胜,系内外的听讲者越来越多。

我是文艺学的课代表,又是“新文学研究会”的召集人,和他的接触就逐渐多起来了。现在看来,一位大学教授、系主任在一年多内与某一学生交谈、辅导近百次,确实非比寻常。当时我和同学们都没感到有什么出奇,我并不是特别受宠的一个,他的家门是随时向每一个同学敞开的。向吕老师请教的内容很广泛,他的意见总是明确、坦率的,从不含糊。我请他推荐几本中国的新

## 回忆吕荧先生 (上)

他讲授的文艺学不但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,又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给予评点阐发,启人思考又引人入胜,系内外的听讲者越来越多。



吕荧先生

诗,他说:先读一读艾青、田间吧。他们三四十年代的诗较好,个性突出,后来反而没有个性了。

我问及当前我国较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,他想了想,说:冯雪峰、胡风,这两个人有见地,真懂得文学;当然他们的议论也不全正确,读书要注意独立思考。

谈到鲁迅,他总是由衷地赞美,多次说:鲁迅是常读常新的,应该好好地读一读鲁迅!

他不止一次提到希腊的两则神话,一是大力神安泰的故事,一是魔床的故事。他说:搞创作的人要记住安泰的教训,安泰不能离开了土地,作家不能离开了生活;创作只能从生活出发,不能从理论出发。搞文艺批评的人要以魔床为戒,千万不能把批评弄成死框框,到处硬套,像魔床那样,把人家按到床上,短了硬拉长,长了就砍短。

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的时候,中文系请贾霁作报告。我问吕先生:我们学生该怎样参加批判?他说:你们学生只要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,连电影都没看,怎么参加批判?

他发觉我在政治活动上,花费了太多的时间,就提醒我:“要好好抓紧上大学这几年,多学些东西,要有个学习计划。大学生当然要学政治,但大学毕竟不是政治训练

班!”那时报纸上正在批判“重业务,轻政治”的倾向,听他这样说,我不禁惊奇地瞪大眼睛。他却全不理睬,又给我讲了他自己上大学的情况:他原来进的是西南联大历史系,后来对外语和文学更有兴趣,并没有要求转系,觉得搞文学的人还是知识广泛些好。他认真学习历史系的课程之外,就挤时间攻读外语和文学……在他的启发下,我也拟订了一个大体的学习计划,包括系统地阅读俄罗斯文学代表作。

有一天晚上,我准备了一大堆话题去向吕先生请教,见正有一位二三十岁的女士在座。我默默地坐着,希望她快点告辞,谁知她老是不走,我只好简单地问了一两个问题就回去了。过了两天再去,又遇上这位女客人。我默默地等了一会儿,她还是那样“不知趣”,我就按预先准备的话题打开话匣子。吕老师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,那位女客人似乎不耐烦了,但直到我告辞时她还不走。事后我向同学们讲了这件事,有个同学捶了我一拳:“你这个小傻瓜,怎么那么没眼色?”原来吕先生早已和夫人分居(尚未办离婚手续),带着两个不到学龄的女孩玲玲(潘怡)和珊瑚(潘悦),那位女士是要乘虚而入呢!我听了很觉抱歉,也更为吕先生诲人不倦的态度所感动。

## 善待儿童的愤怒

如果没有人关注儿童的愤怒,他们会感到寡淡无趣,更容易反观自己,重新思考下次遇到同样情形该如何处理才能感觉好一点。

庭、学校和社会,普遍地秉持着这一教育原则——善待儿童的愤怒,冷处理儿童的负面情绪。多年来,在成人之中,这已成为一种默契、一种共识、一种普及。

有一次,我在九岁的儿子所在班级看到了这样一幕:女同学安波儿与同伴吵架,情绪非常激动,大哭大闹,摔摔打打。我知道这个孩子的父母正在闹离婚,可能她这段时期有心理障碍。坐在一旁的年轻女教师则非常平静,自顾自地继续与其他同学柔声说话。任凭安波儿大哭着跑到洗手间把门反锁上,一个人在里面边说边哭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,安波儿都哭成这样子了,感觉老师如此不闻不问也太不负责任。于是就问老师为啥不加以阻止,最起码安慰一下也好。老师的回

答对我来说是一次心灵震撼:“是她自己要发泄愤怒,她在以自己的方式治疗心理障碍。谁也没有权利阻止她,这是安波儿自己的选择。”然后老师又补充一句:“只要她不伤害其他人,没破坏公共设施就行。”

原来“不管”也是爱!原来这便是尊重!于是我联想起经常在大街上遇到的场景:一边是哭闹不止的孩子,一边是平静的父母。

我的荷兰朋友在家里也是如此对待孩子的坏脾气。每当这时,妈妈总是会表情平静地地问发怒的孩子:“现在,你是到楼上还是到花园里?”反正就是带孩子离开令他发怒的环境——离开这个愤怒的地方,让他自己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自行平息心里的怒气。这个时候,任何父母都不会愚蠢

到火上浇油、横加指责。一般来说,如此看似轻描淡写的软着陆,都能让事情自然而然平息下来。我听说得最多的是,当六七岁的孩子生气时,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,最常见的惩罚就是比平时早上床睡觉而已。

事实上,如果没有人关注儿童的愤怒,他们会感到寡淡无趣,更容易反观自己,重新思考下次遇到同样情形该如何处理才能感觉好一点。荷兰教师的这种处理方法其实完美地诠释了古老的《道德经》之精髓:无为而治,无为而无不为。

当儿童出离愤怒之时,最好的平息愤怒的办法是:出去,离开!给他们时间和空间,让他们自行化解。(本文为作者为旅荷华人)

人在江湖走,不能完全不染尘世。有熟人远兜运转,托我为一位“美女诗人”站台——是一位土豪心仪的女神。我推托再三,最后土豪亲自打电话来,用浓浓的乡音连声道:“我们是老乡,她是真的很漂亮,很纯真,很热爱文学……”这“美女诗人”的诗,就是几句车轱辘话分了段,诗集却装帧精美得过了分,恨不能如《圣经》般纸缘镀一层金。我倒为土豪的话好奇起来:“美女诗人”是什么样的女子?可是沙仑的水仙花、谷中的百合花,因其清纯而更加倾倒众生?

一见面,大吃一惊:相貌平常,满身乡土气息的女孩子。很木讷,没读过什么书,也不太会人情往来,对周围工作人员,只会反复说“谢谢”,口音比土豪还重。站起来手足无措,坐定后拘谨地玩上衣下摆。如果委婉形容,就是国道旁小餐馆服务员的水准——还不是老板娘,人情练达,浑身都是戏的阿庆嫂也是人情

## 【人生随想】

## 唯真土豪能本色

□叶倾城

子,她差得远。

活动散后,土豪请吃饭,席间有位电视主持人,似无意似有意地坐在土豪身边,一个劲儿探讨高大上问题:“某总,您公司的愿景是什么?”又总结土豪发言:“某总与我想到一处了,人文关怀就是公司的灵魂……”

“美女诗人”坐得远远的,这时突然对着主持人发话:“你下次过来,就住我表哥的酒店吧。”“表哥”?可真是一表三千年了,但比起“某总”,真是亲疏立见。话插得不当不正,替土豪当家作主的意思,和主持人的勾搭之心一样昭然若揭。这乡土版的金枝欲孽,令我等无关闲人都隐隐偷笑。而土豪,明显更吃这一套,对“美女诗人”眉开眼笑,对主持人若有若无地敷衍一下。

土豪这审美……主持人当然也是庸脂俗粉,但至少是只花瓶,纹样细致;“美女诗人”纯粹是腌咸菜的缸,土瓷粗釉,笨笨的,合该在厨房后院落灰。我们都很纳闷。

我忽然心念一动,仿佛懂了什么。

四十年前,土豪还是个放牛娃,大字不识,村上也许有个小姐姐正读初中,十几岁,水葱般的年纪,脸蛋总是红扑扑的。小姐姐成绩好,长辈总爱开玩笑说她要当女秀才。

三十年前,土豪背着行李卷,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出来打工,队里也许有个做饭的女孩子,身世平常,无非就是:家里穷,孩子多,她是最大的,弟妹还要念书。一天累死累活,女工也当男工用,傍晚大家闲坐打牌,粗俗地说笑,女孩在看破破烂烂的旧课本,还有一本不知哪里捡来的《知音》——不要嘲笑这本杂志,里面有的是感天动地的传奇、普通人的可歌可泣,扉页总是一首诗。

二十年前,土豪初成为小包工头,也许相亲过并拒绝了这样一个女孩子:如果能够,我想娶书记的女儿;要不能,我得找一个吃苦耐劳的铁姑娘,家里活儿一把抓,也能一把菜刀打天下,抵御全世界。

读诗写诗的农家女,可能就是她理解与恋慕的美,牛粪上开出的一枝牵牛花,也有天然的泼生泼养,也有对文字的笨拙追求。多年来,可望不可即。神不必在庙堂之高,你触手不及就够了。

打拼至今,土豪有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厦,还有小区、连锁酒店和学校,年轻时的怜香惜玉化成数十年后的看顾。他喜欢她,像我一生都热爱桃红、松石绿和大花大朵的刺绣。你要嫌弃我的土吗?也许只是你的境界太苍白。

好二锅头的,没必要假装懂红酒;喜欢大鱼大肉的,就继续豪嚼。做大做富后的投胎换骨,是向文明的投诚;而真土豪,能本色、忠于自己,就是所谓的“不改初心”。

(本文为知名专栏作家)

## 【域外走笔】

□社春

在学会充分表达自我感受之前,儿童往往会用愤怒来对抗自己的挫折,用哭闹来表达自己的诉求,用无理取闹来宣泄自己的情绪。按照传统理念,我们应反对这样的哭闹,平息这样的诉求,制止这样的愤怒。原因很简单:冲动是魔鬼,愤怒是愚昧。

荷兰儿童教育专家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坚持让儿童自由表达自身的情绪,让沮丧和愤怒像快乐和激情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自由释放。原因很直接:白天与黑夜,收敛与奔放,自然的才是完美的。在荷兰,人们通常会这样说:如果爱一个孩子,就接受他的优点和缺点;如果爱一个孩子,就接受他的本来面目;如果爱一个孩子,就不要试图去改变他。

荷兰乃至整个欧陆的家